

星野樱^著

清空万里云飘飘，一封书信迟来到，
若问送信是何人，安好勿挂夏春耀。

曾用名：《清空万里》

大清

DA
QING
FEI
WEN

绯闻

下

一把椅子
九爷清穿

老十四
英雄救毒
八爷位
皇位

雍正大人
十一阿哥
母鸡华丽丽

初婚前恐惧症
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大清 DA QING FEI WEN 绯闻

下

星野櫻·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绯闻 / 星野樱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04-2529-5

I. ①大… II. ①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384号

大清绯闻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星野樱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邓萍萍 唐 婷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封面绘图: 三 乖 狐 桃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420千 印张: 32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529-5

定价: 49.80元 (全两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下卷

几处闲愁惹春忧

0011 大清绯闻报

本报讯|皇四子胤禩嫡系世子弘暉卒。

据知情人士分析，自弘暉卒后，夏某某皇家豪门婚梦破裂，八爷对夏某某闭门不见，冷淡处理，不排除两人已分手的可能性。

弘暉：这报道写得我好像是第三者插足一样。

0371 大清绯闻报

本报讯|日前俨然处于空窗期的八阿哥在雨夜遇见夏某某，有目击者称八阿哥护送夏某某回家后并未有进一步的举动。但此后有某情趣店老板独家爆料，夏某某从她手上购买过[哔——]药。他们果然藕断丝连，破镜重圆，死灰复燃，天雷地火了！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现该药店已被八阿哥派人查封。

情趣店老板娘：什么？假药？我们这里可是百年老字号，童叟无欺的，绝不会把[哔——]药换成蒙汗药！

088 | 大清绯闻报

本报讯 | 夏某某主动联系本报，爆料自己曾在酒楼见到微服私访的康熙陛下，并亲自给康熙陛下尝了她做的生日蛋糕。但本报记者有打探到夏某某私藏的十四阿哥赠予的定情物被八爷发现，尚不知爆料是否为烟幕弹。

糖糖：我也要爆料，其实春姨爱的是我阿玛！是我阿玛呀，我阿玛！

151 | 大清绯闻报

本报讯 | 夏某某近期重返皇宫，传言已结束下人身份，飞上枝头被收入八阿哥府，但此次偷偷回宫是为了偷回十四阿哥。截止到发稿时止，记者仍未联系到八爷确认此事。虽然没有偷拍到两人看雪看月亮的奸情场面，但据十四爷贴身下人称，十四爷确有收到夏某某托人转来的情书！

八阿哥（斜眼）：情书？

春姑娘：= =+你见过写满错别字的情书吗？还是你帮我校对修改的。

八阿哥：那倒是，偷情也得有文化。

春姑娘：TT__TT

246 | 番外 我家娘亲才没那么可爱

大清绯闻报

DA
QING
FEI
WEN

本报讯|皇四子胤禩嫡系世子弘暉卒。
据知情人士分析，自弘暉卒后，夏某某
皇家豪门婚梦破裂，八爷对夏某某闭门
不见，冷淡处理，不排除两人已分手
的可能性。
弘暉：这报道写得我好像是第三者插足
一样。

夏春耀逃跑了，从紫禁城逃跑了。

没人管她，没人追她，也没人留她，她却跑得连滚带爬。四爷的玉佩不要了，自己的鞋子跑掉了，她却连头也不敢回，仿佛只要再看一眼，就会被重新吸进去一般。她又不是千年的白蛇精，没对任何人发过什么“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间”的狗屁誓言，那个破地方也不是西湖的雷峰塔，为何她却觉得逃得好有负罪感？没敢去想昨夜那个用手帮她揉膝盖的人的表情，只是安慰自己，她、她只是没时间了而已——她要去看弘晖，这是当务之急。

当夏春耀完全没形象地冲进弘晖的房间时，看到那个小娃娃正躺在床上偷吃零嘴。因为门突然被撞开，他吓了一跳，想也没想，就把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往枕头底下塞，换上一张老神在在的脸。结果一看进来的是她，顿时觉得自己浪费表情了，嘟着嘴巴开始数落她：什么疯疯癫癫，什么衣衫不整，什么要被八叔嫌弃的，什么丢四爷府的人……

夏春耀被门槛扎实地绊了一下，五体投地状摔在地上，换来他一句嬉笑的“不必行此大礼”。她没力气站起来，干脆半跪在地上，用带着刺痛的膝盖往前爬。爬到床边就一把抓住床上那个小娃娃，也不顾他手里还抓着一点儿黏糊糊没塞进枕头下的零嘴，就把他往自己怀里塞。

弘晖终于感到有点不对劲了，抬头看夏春耀抱着自己，开始把眼泪当不要钱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朝他干净的衣服上倾泻下来。

“孃姐姐。”

“……”

“你被婆婆赶出来了吗？”

“……”

“唉，你这样，要人家我这个做爹的怎么放心走嘛！”

“不许乱说话！！”

破了音的吼声乍然响起，她抓着他的小肩膀，用全身的力气使劲地搂住他。

“孃姐姐……”弘晖挣扎着。

“不许乱说话，听见没？你要是再说这种乱七八糟的屁话，我就……我就……”

夏春耀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加鼻涕，见弘晖怔怔地盯着自己，“就再也不买零嘴给你吃了，等你病好了，也不带你去玩，我和你八叔两个人偷偷溜出去，把你抛一边。听见没！”

弘晖被某人难得正经的口气加恐怖的眼泪鼻涕攻势吓得直发愣，竟然乖乖地点了点头，随后又被一把按回某人瘪瘪的胸口上，被迫当了一把小流氓。被她搂着，他也照样把手里的零嘴继续往小嘴里塞，没再追问。

——不就是失恋嘛，至于哭得这么难听吗？还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害他胸口也跟着抽一抽地痛。这一痛又要咳嗽了，一咳嗽，阿玛和额娘又要开始唧唧歪歪了。忍一下，忍一下，嫫姐姐哭起来实在太吓人了，心里话万一被她发现，他的耳根又不能清静了。

于是，为了安慰华丽失恋的夏春耀，让她别再哭得那么难听，他，爱新觉罗·弘晖表现出了这辈子最大的爱心——把藏在枕头下的零嘴拿出来分了一半给某人。原以为这失恋的人该是茶不思、饭不想才对，哪知道，无论他给啥，她都吃得毫不含糊，牙齿咬得咔咔响。让他不禁怀疑起他皇爷爷的国库是否真的空到这地步了，在宫里这几天都没给她饭吃吗？瞧她狼吞虎咽、丢人现眼的模样，这丢的可是他爱新觉罗家的脸啊。

他们正窝在床上啃得津津有味，却听到外面的奴才报了一声“四爷回府”，床上的两人立刻一阵人仰马翻。弘晖沿用老招数，啥都往被子里掖，然后一个仰躺，闭着眼睛就装睡，却又不放心地微微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只见某个比他更没演技的家伙端坐着，手里的东西没地方放，一个劲儿地往屁股底下塞。

“喂，你、你全塞在屁股底下，等下怎么吃？！”他绝对不吃“仰仗”她屁股才侥幸逃过一劫的东西。

“那我也得先从你阿玛那儿保了脑袋才能吃吧？”夏春耀对他的嫌弃态度表示不满，示意他赶紧装睡。

“你……呼……”正要发作，却看见总是一下朝就先往他房里走的阿玛已经推门而入，弘晖立刻眼一闭，嘴一歪。

“四、四爷吉祥。”一大败笔啊！零嘴都塞在屁股底下了，她要怎么请安？这下她死定了，坐着和雍正皇帝大人say hello。

四阿哥胤禛似乎也不再对夏春耀的请安姿势抱有任何期待了，进了门，只是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没说话，走近了床，习惯性地俯下身，伸手抚上自家儿子的额头。

夏春耀坐在床沿，因为屁股下有零嘴，一点也不敢挪动，视线只能往下移，却瞥见那块被她抛在宫门口口的玉佩重新系在了四爷的腰带上，垂在深色的朝服上。她不安地缩了缩脖子，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胤禛直起了身，视线随着她的目光看向腰间，手指一挑，将玉佩卸了下来，丢在她腿上：“主子赏的东西，下次别再弄丢了。”

“哦哦，谢四爷赏赐。”哇！她好大的谱哇，坐着谢谢雍正皇帝大人！她老爸要是知道她这么有出息，肯定会激动得晕过去的。

“得了，等他醒了，给他换床被单。”胤禛一边说，一边向外走，“别弄得黏糊糊的。”

——白痴弘晖，还鄙视她把零嘴藏在屁股下的方法，他才该被鄙视好不好！全部掖在被子里，还放在肚子上！再鄙视，搞得娃娃不像娃娃，倒像极了快要临盆的孕妇。还是她比较有头脑，藏屁股底下，啊哈哈！

“你也该去换条裤子了。”正要踏出房门的胤禛回过头，提醒某人。

——鄙视！真鄙视雍正皇帝大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洞察力。

“他实在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些吧，不用再忌讳了。”胤禛在门口顿了顿，背对着她，交代了一句。

夏春耀听得一愣，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却又不想承认，站起身，想要问清楚，屁股却被底下剥开的糖给黏住了，半天动弹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四爷走了。

急忙转头，看着某个装睡的家伙竟然真的睡了过去。一脸迷糊地在枕头上蹭了蹭，嘴角还挂着没吃干净的糖渣。她伸手拭去了那糖渣，放进嘴里，却尝不出一丝甜味，只觉得涩涩发苦。

就这样，两个多月又过去了。夏春耀忘了考虑该怎么给住在隔壁的人一个交代，而他也没有来找她，不知道是在放任她，还是放弃她了。

她片刻不离地待在弘晖身边，除了自己偶尔跑去后门罚站一下，或者出府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零嘴回来。

可是她买回来的越来越多，弘晖吃得却越来越少。她每天都在他身边吵来吵去，他却睡得越来越多。不管她多闹腾，是上房拆瓦，还是刨土挖坑，弘晖都只是睡，睡得不省人事，偶尔迷糊地问她一声：“嫔姐姐，什么时辰了？”

她看着御医冲四爷摇头，四爷皱了皱眉，没任何交代地走开了。她再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弘晖，咬了咬唇角，拿着荷包就出了房门。

还有一点儿银子，还可以再买一点儿回来，她把她的嫁妆全部花完了，要是他还不醒，她就咬他屁股。浪费她的嫁妆，她要是嫁不出去，后果很严重的！

揣着荷包，她习惯性地往后门走去，习惯性地隔壁后门前杵了好一阵子。四爷下朝了，他该是回来了才对。她立在那里，看着那扇每次被她一踹就开的门，现在却就

是提不起脚踏上那几级台阶。

她这样胡闹，他该生气了吧？

什么都没交代就跑出来，给他惹麻烦了吧？

跑出来以后，也没同他说一声，让他心寒了吧？

可是，她也很生气啊，他就不能来找她一下吗？

她也很郁闷啊，走到哪里都在谈论他要娶小老婆的事情；

她也很憋屈啊，她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跟小老婆这种生物画上等号嘛，还是一个皇阿哥的小老婆，这么华丽的身份，让她多考虑一下不可以吗？她也要克服心理障碍这种东西的嘛。

更浑蛋的就是，他都不来华丽地跟自己求一下婚。说不定他一求，她一个晕乎乎就被他骗回家了嘛。肉麻话不说给她听，还和她耍脾气，鄙视他！哼！

小心翼翼地踩上了台阶，手指在木门上轻抚了一下。六月的天气，潮乎乎的，手指泛起一阵湿意。她咽下了一口口水，手指向前轻推了一把，却发现门纹丝不动。

——不会啦，他才不会小心眼到把门给锁掉呢，这是她的VIP通道耶！一定是力气太小的关系。

换了一只手，手掌刚触到木门，掌心立刻感到一阵湿意，使劲一推。门依旧没动。

——不可能啦，一定是下人怕风把门给吹开，用石头把门给顶住了。真是讨厌，随便把别人谈恋爱的门给堵住，害她非使出吃奶的力气不可。

两只手掌用力地互拍了一下后，退后一小步，用力一把按在木门上，脚开始用力蹬着地面。

木门依旧没动。

她不太相信似的摇了摇头，又试了一次，用力拍在木门上，手心都震得刺麻：

“开门啦！生气就直接说嘛，大不了我道歉好了，干吗把门锁起来，你那么小气干吗？！”抬手擦脸上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咬着唇角，抬脚就往门上踢，“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找借口逃跑的，不是故意要跪你的，不是故意……要怕你的……”

她踢得腿脚发麻，却见那两扇门仿佛被什么东西黏住了般，依旧纹丝不动。不管她踢得多辛苦，就是一动不动。

“我就说不要去紫禁城那个破地方吧，就是你要去，都怪你！你还生我气，哪有女生哄男生的道理？你这个人真不讲道理，你这个皇阿哥真不讲道理，你这个男朋友真不讲道理！”

一边低着脑袋小声地嘟囔，一边拖着踢得麻痛脚就往巷子口走去，夏春耀使劲地抹着眼泪，嘴巴里一直念念有词，专心得听不见任何声音，自然也没听见细微的开门声，和那跨过门槛的脚步声。

穿着白衫的身影负手在门口杵了好一阵子，淡淡地看着那个瘸着脚、快要走出巷口的身影，又瞥了一眼落在自家后门上的脚印，轻轻地弯了弯唇。

“主子，晚膳准备好了。您是不是……啊！这门脏了，奴才待会儿叫人来擦。”下人在他身后说着。

“由着它。”

“啊？您是说……”

“谁也不准碰这后门。”

“奴才知道了。”

“好似快下雨了。”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夏天傍晚欲雨前的潮气萦绕在鼻间，他不知自己此刻的表情与站在宫门前得知她逃了时有几分像，只是转过身，任由她带着她的花言巧语离了他的视线。

雨仿佛为了应验什么似的下了起来，夏春耀捧着一大堆零嘴，被淋得稀里哗啦。绣花鞋像只小船一样载着她往四阿哥府跑，浑身湿透了。还好自己乖乖地遵循了清朝妇女的保守穿衣风格——

大夏天还穿着华丽的两件套。

于是，淋湿走光和她没什么很大关系，当然了，她也沒多少光好走……

正在庆幸自己明智的穿着，却见那被她踹了无数脚的门前莫名其妙地多出一把油纸伞。她渐渐停了脚步，杵在那扇依旧紧闭的门前，那把没撑开的油纸伞被搁在那里，被屋檐保护着，没淋到雨水。

她呆立在雨里，看着一把放在屋檐下的伞发呆，忘记了自己被淋得好凄惨，也忘记了伞是用来遮雨的，而不是放在地上观赏的。

愣了好半晌，才木然回神，踩着脚下的“小船”，走上了台阶，弯腰捡起了那把伞，转身将它撑开了来，脚向后踹在门上。

“我都到家了，你才给我送伞来！哪儿有你这样的！”

将伞撑开了来，一股熟悉的味道从她的头顶飘下来。

“算了，也不算到家，还可以帮我遮两步雨啦。”

她咧了咧嘴，把伞架在肩上，别扭地歪着脖子夹住伞柄，两手捧着零嘴，踩着“小船”，走下阶梯，爬回了四阿哥府。

撑着伞却还是淋得一身湿的夏春耀，捧着零嘴，用脚踹开了弘晖的房门。一股子浓烈的药味冲出房间，她侧着身子，好让架在脖子上的伞也能跟着她进房间。也许是她故意闹腾的声音，也许是外面稀里哗啦的雨声，也许是她手里的零嘴散出的甜丝丝的味道，床上躺着的娃娃微微动了动身子。

“嫖姐姐。”

她愣了愣，顾不得卡在门那儿阻挡她进去的伞，一松脖子，赶紧跨进了门，捧着一大堆零嘴开始勾引：“你醒啦？快，快起床！我帮你买了好多零嘴，快起来吃！”她将零嘴一股脑儿倒在床上，却见床上的娃娃只是微微地睁开了眼，一副随时都要睡过去的模样，“别睡啦，你又睡，哪有你这样爱睡的，你是不是天天在做什么不该做的梦啊？不准睡啦！”

“嘿嘿，我哪里做了什么不该做的梦，顶多就是有两只青蛙在我面前脱衣服而已。”小嘴嘟了嘟，有气无力的声音，“外面下雨了么，你怎么湿答答的？难道你又跑去八叔家门口罚站了？”

“你管我去哪里罚站，我帮你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吃完，浪费了我的嫁妆，我就——”

“你少装纸老虎了，我才不怕你呢。嫖姐姐，你脸上是雨水还是鼻涕啊？你干吗又哭啦？不就是几个嫁妆钱吗？你好小气哦。”

“.....”

“好啦，不要哭了，你哭得难看死了。”弘晖抬起手，却伸不到她脸颊边，只能在床上挪动着，扯着她湿漉漉的衣角，“你要是没嫁妆，嫁不出去的话，我娶你好了。”

夏春耀怔了怔，看着那张小娃娃的脸在自己的视线里模糊地摇晃着。

弘晖眯着眼睛，带着笑，依旧红润的唇弯弯地翘着。他将手移到自己胸口，将一块金色的黄金锁片从衣服里拽出来：“嫖姐姐，帮我拿下来。”他扯着胸口上的锁片看着她，她只能伸出湿漉漉的手去帮忙，然后他看着她将锁片拿在手里，“这个就当给你的聘礼好了，免得你一副好似我会赖账的模样。”

看着手里的锁片，听着弘晖虚弱的声音不似平日里那般跳跃，没有了往日的抑扬

顿挫，更不像当初见到她时那般大呼小叫。

“你怎么还哭啊？好啦，大不了我答应你，不让你做偏房，不做小妾，做我的福晋，我不找小老婆。好不好？”

“你骗人。”她终于呜咽出了声音，“你说过，你要娶十个老婆的。”

“哎呀，对哦，我还要娶十个老婆耶，怎么办呢？”弘晖朝她无奈地一笑，扯得她胸口硬生生地痛，“嫖姐姐，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她使劲点头，雨水顺着头发洒到被子上：“只要你不睡觉了，什么忙我都帮你，跳出去学狗叫，还是挂‘我是傻瓜’的牌子游街，你说，你说！”

“你本来就是傻瓜，干吗还要挂牌子？喂喂。”弘晖费劲地往上提了一口气，看了看床顶，小嘴动了起来，“要是我阿玛哭鼻子的话，嫖姐姐要帮我安慰他哦。”

她的眼神失了焦，猛地跌坐在地上，想要伸手去抓那个好像在交代后事的臭小孩，好想揍他一顿，把他丢到外面和她一样淋成一个落汤鸡，让他清醒一点儿。

“额娘肯定会哭得乱七八糟的，阿玛要安慰她一定很辛苦了，还得死要面子地忍下来。嫖姐姐，你要帮我哦。你拿了我的锁片，是我的媳妇呢。要听相公的话，知道吗？”

她只是忙着抽泣，见他仿佛满意了一般开始渐渐合上眼睛，一个翻身从地上爬起来：“不准睡，弘晖，不要睡好不好，嫖姐姐给你带了这么多吃的，你看一眼，好不好？起码、起码……吃完再睡，好不好？”

“可是我好困……等我睡醒再吃。我睡醒……”

“不要，你睡醒我就全部吃完了，被你阿玛抢走了，被……”她晃了晃他的肩膀，却见他的眼睛怎么也不肯睁开，“不要睡！你不要睡，求你啦，你这个做相公的，哪能随便这样就睡着了！”她压了压涌出来的眼泪，但他的头还是和平时一般习惯性地往右边歪去。

“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这个懒虫！”她一边往回收着完全不受控制的眼泪，一边给他盖上被子，“允许你再睡一下，不过，你得马上醒过来，听见没？”她没敢去碰那张平静的娃娃脸，更怕去探那鼻息，“只有一下下！！”

她深深地望着那张在她看来只是睡着的脸，最后强调了一次，就匆匆离开了小娃娃的房间。

当铺天盖地的白色覆满四阿哥府时，夏春耀才后悔得胸口发痛。

什么是一下下，谁知道一下下是多久，谁让那个臭小孩把她的一下下误听成一辈子的？她不该夸下海口答应帮他忙的，她哪有能力去安慰别人，她哪有能力去劝慰别

人？她自己胸口的痛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只能站在一旁听着别人发出号啕的哭声，呆呆地看着四爷拉住四福晋，才让那副小小的棺材顺利抬出了属于弘晖的房间。

她什么都不会做，不懂这里的规矩，不懂他们要对弘晖做什么，只能呆呆地站在一边，看着四阿哥府的下人们架起了灵堂，张罗着后事。

她皱了皱眉，杵在那灵堂前，看着面前只有几个字的牌位，怎么也不觉得它和那个扯着她游遍京城、被她家八爷抱在怀里、趴在她背上胡闹的娃娃有什么联系。它只是一块牌位，而那个人，已经睡着了，忘记了有人要叫醒他。

夏春耀缩坐在那个已经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手圈着膝盖。那股子药味依旧在，那堆零嘴仍然铺在那儿，就连那把为她遮雨的伞也不知被谁拣了起来，收好了，搁在墙角。只是床上的人没有了，没人再在那里充当临盆的小孕妇了，也没有人再在那里念着零嘴闹腾了，更没有人时不时就歪过头来叫她嫵姐姐了。

恍惚间，听见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她没抬头，也懒得抬头，只是将头继续埋进膝盖间，眼神看着地板发直、发愣、发傻。来人也没在意，只是径自绕过她，站在床边。过了多久，她不知道，她的姿势没变过，脚渐渐麻痛了起来。

“他……交代了什么话吗？”一道冰凉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

她知道，那是四爷的声音。她想开口，却发现嘴里全是苦味，吞不下去，吐不出来，只好垂着脑袋，从地上爬了起来，踩着麻痛脚看了一眼前背对着她正站在床边的四爷，只记着要完成那个小娃娃最后给她的任务：“要是阿玛的哭鼻子的话，嫵姐姐要帮我安慰他。”

她压着浓浓的鼻音，把那句遗言交代出来，一字未改。她的脑袋本来就不够灵光，现在更是连转述的功能都被拿走了。

那个背影微微地怔了怔，侧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看起来比他更需要安慰的人，皱了皱眉，竟是弯下了身，将她一把扯了过去，塞进自己怀里。

她还有点麻痛脚颤了颤，感到肩头有重量压下来，小心翼翼地一侧瞥了瞥。才发现，这个将来要挑起清朝江山的人，竟着了那个小娃娃的道，从头到尾一直冷静地处理了一切事情的他，竟是被小家伙最后一句话给逼出了泪。虽然只是淡淡地从颊边滑过，却终究比她已经流得不值钱的眼泪稀罕许多。

她站在原地，任由肩头的重量压着，越过四爷的肩头看着小家伙躺过的地方，一片素白，虽然她的眼泪已然不算值钱，却还是没忍住：“他答应我，只是睡一下就会起床的，他答应过我的……”

她感到圈住自己的怀抱又紧了紧。

“他还答应我，醒了还要吃零嘴……”

她感到耳边的呼吸声渐渐急促起来。

“他——”

她正要说什么，却顿住了。她就说弘晖拜托错人了，她不会安慰人，一点儿都不会。他会不会怪她把阿玛给惹哭得越来越厉害了？

雨还在房门外拼了命地浇，她躲在弘晖的屋子里，淋不着雨，却被雍正皇帝大人的眼泪淋湿了肩头。

夏春耀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一觉醒来，竟是躺在弘晖的床上，盖着的是他的被子。她竟然在安慰雍正皇帝大人的节骨眼上哭得睡着了，这种事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翻了一个身，发现身上之前被自己泪湿的衣服已经干了，被她无所顾忌地一滚，皱巴巴的。她的脑袋在那满是熟悉味道的枕头上一滚，引得鼻头微酸。她立刻仰面朝天，免得自己弄湿了他的床。要被弘晖知道，肯定要诬陷她在他床上尿床的。

她从床上爬了起来，看了一眼被堆在一边的零嘴。曾经，被他俩争得头破血流乃至互咬对方的零嘴，如今却被丢在一边，没人理睬，可怜兮兮的像被打入了冷宫。她弯着腰，将床上的零嘴全都拨向自己，聚拢，抱在怀里，转身准备离开。天色已是傍晚，雨依旧没停。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这才瞥了一眼那搁在墙角的伞。她将零嘴暂且放下，捡起那把伞，将它撑开来，如同昨日般，熟悉的味道铺天盖地从她头顶落下来。她将伞搁在肩头，脖子夹住伞柄，再转身捧起放在床上的零嘴，用着和昨日走进这房间一样的姿势走了出去。

前来四阿哥府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可她听不到前厅的动静，只是贼头贼脑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夏春耀还记得，她被那个小娃娃追杀着进这个胡同口、被她家八爷救进府的事；她还记得，她被小娃娃逼迫着交出菠菜、掉进她家八爷家院子的事；她还记得，那个雪天，他送她红梅的事；她还记得，他被八爷抱在手里、捧着八爷的脸又亲又啃的事；她还记得，他教她如何撒娇的事；她还记得，他们三个在这里打雪仗的事。还有逛庙会，还有红杏出墙，还有生日蛋糕……

如今，隔壁的门关了，小娃娃不在了，那她还杵在这干吗？

瞥了一眼两盏挂在隔壁后门的白白的灯笼，被雨点打得凄凄惨惨，那是不是他的悼念方式？是不是他也没忘记自己教过那小娃娃的功课？自己被轻薄过的脸上还残留着小娃娃的温度，手臂上还能感觉到那小娃娃的重量，心里也被那句“八叔，抱抱”刺得发痛？她挪着步子，上了台阶，看着依旧紧闭的门，提起脚，轻轻地踢了过去。

“出来吃零嘴吧，我买好了好多，吃不完，你帮帮我……”

“你又在处理朝廷大事啊？那我坐这里等你，你忙完了，就出来吃。好不好？”

“肚子好饿，我先吃了哦。”

夏春耀坐在屋檐下，撑开的伞搁在一边，嘴里吃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零嘴，迷迷糊糊地靠在门上，就这般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门闩被拨动的声音传来，她动了动眉，却觉得眼皮重得怎么也睁不开来，恍惚中感到有冰凉的指尖从她热乎乎的脸上抚过。她压了压心头的酸楚，想伸手去抓身旁的人，却总是扑空。直到一只冰凉的手带着她的爪子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她一把抓在手里，死死地扣住，发出一阵小声的呜咽。

对方没说话，只是任由她抓着，手在她额头贴了贴。一阵天旋地转，随即就被横抱了起来，她没管对方要带她去哪里，只是闭着眼睛，抓着，不放手。

“抓那么紧做什么？”调侃的声音。

“你会跑掉，你会始乱终弃，你会不负责任。”她听到油纸伞被雨砸出的回音。

“好个恶人先告状。”

声音在她耳边飘荡着。她依旧闭着眼睛，却想象得到他此刻的表情，一点点调侃，几分轻笑，更多的是无奈的苦涩。对哦，明明是她先始乱终弃、不负责任地跑掉、消失掉的，她竟然还敢在这里叫嚣。

一瞬间消了音，只听见鞋在地上踩出水声，感觉到他将自己往他怀里靠了靠。她不知道他今天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好不要是白色，洗起来很辛苦耶。她还想帮他洗衣服的，她……还能帮他洗衣服吧？

“如果我回来自首，可不可以从轻发落？”好半晌，她终于提了勇气开了口，明显底气不足，音调还带着颤，但是，她还是说出了口。

胤祺的脚步停了下来，视线落在她身上，然后搂着她肩头和托在她膝盖下的手紧了紧，将她往怀里收了收：“那你先睁开眼来，看着我……”语调很轻，几乎带着几许柔，落在她耳中，却还是因为距离太近，让她觉得这份柔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我眼睛好肿，睁不开来。明天看你好不好？”她也很痛苦的，已经有好久没看到他了，但是，她还有一点儿心理障碍要克服。

胤祺沉默了，脚步又重新动了起来，继续朝前走，只是速度比刚刚快了许多，把最后一点儿犹豫也丢了开来。然后仿佛急切地想要找着一个出口似的，拼命把她往自己怀里压。她被搂得不能思考，任由盘旋在脑子里的思绪将她沉入昏昏的梦里。

直到他的脚步再次停下，她感觉他的手松了松，立刻吓得不知所措，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死死地拽住他的衣服，一点儿也没有打算松手的意思。

“到了。”胤祺简单地丢出两个字。

到了？到哪里了？到哪里她也不松手，这是不是天书？是不是在告诉她，要她放手？他肯定又在鄙视她了，她为什么这么窝囊？一边抓着他不放手，一边却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来。

“八爷，您这是……怎么淋着雨？”泰管家的声音飞进耳朵，她在他怀里动了动，开始使劲往他怀里缩。

“借期已过，我来还人。”

他的天书她为什么却在这一刻听懂了呢？

夏春耀不死心地继续拽紧他的衣服。

他不要她了吗？

她要醒来，她要马上醒来，睁开眼睛，马上。

“不用自首了。”一阵冰凉柔软的触感从她的耳边刷过去，断了她要清醒的念头，震得她继续晕眩。

胤祺的手覆上她的眼睛，让她重新跌进一片黑暗里，只有那炎炎的声音在她耳边缭绕：“我舍不得发落你，你逃吧。”

她才刚觉得有些理解他的天书，为什么才一转念又不明白了呢？他舍不得发落她，要她逃跑？什么意思？这算不算畏罪潜逃？他干吗要帮她畏罪潜逃？他本打算要怎样发落她？拖去午门砍脑袋？关在大牢里和老鼠玩？她是不是要对他感恩戴德？可为什么突然有一种被他彻底丢出大门的感觉？就连站在他家大门口时，她都不曾有这感觉。为什么他说得仿佛放生一样，她却觉得是被抛弃呢？他不要学她啦，始乱终弃好不厚道的，会被鄙视的。等等，她还不要晕，她还有事情要问清楚，她还要问他……

一阵吵闹声钻进她的耳朵，夏春耀挣扎着睁了睁眼，一丝亮光刺进眼里，她立刻抬手去遮，却被春桃的声音吓了一跳。

“醒啦！醒啦！终于醒啦！！”

“呃……”她想要发出声音，却觉得嗓子非常干涩。

“渴了吧？等等啊，我帮你拿水来，你这傻帽，烧得一塌糊涂的，躺了好几天了，做什么春梦呢？害我照顾了你好一阵子，哼！要是我家男人因为这个和我闹别扭，看我怎么收拾你！”一边说着，一边将她从床上扶了起来，喂她喝下一口水。

“我睡了很久啦？”夏春耀压了压哑哑的嗓子，却猛然想起什么，“谁、谁送我回来的？”

“还有谁，你上次挨板子是谁拖你回来的，这次就是谁送你回来的。我记得你家